

和
平
之
聲



考 古 论 集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十卷

科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 京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十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十六号
邮政编码：10070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开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十六开本印张：二十四·六二五
一九九二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一〇〇〇
ISBN 7-03-003032-X / K · 37 插页：十七 定价：五十五元

1997.11.27
郭沫若纪念文
No. 5521531



对临夏遗迹合葬墓的一点说明

读《考古》1964年第6期，看到黄河水岸考古队甘肃分队的《甘肃临夏秦魏家营汉代二次盗掘而主者收葬》中谈到合葬墓的意旨，认为“连歌可辨是此男子为主伴，而把女子作为殉葬奴隶处理的”。那觉得那时尚非常残酷的劳动人民的男子活得似乎太野蛮了嘴了一点。故写一点意见如下，以供参考。（固基们）

由男女合葬墓中而骸骨情况来看，很可能是女子自愿殉葬的。

(一) 女子屈膝，依附着男子而左肩，表示着活不惯的情感。

(二) 二十九座墓中，合葬墓只有五座，表示着殉葬并不是成为固定的制度。

(三) 男子多葬单穴，女子再有单葬穴，表示着^{女人}优先，凡男子则不殉葬。

(四) 女子的单葬，也表示着尽管男人先死，而女人亦可不必殉葬。”

郭沫若
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三日

一九四〇年四月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汉墓

《对临夏遗迹合葬墓的一点说明》手迹



一九七一年夏在故宫博物院慈麟官举办出土文物展览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手迹

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標準。
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
對於以考覈民族文化發展的統一
和各民族間的相互影響。唐代
生厚玄武，階級關係，國情，有傳之有
制度等，大可一用。茲並錄於後。
遺二三事，出唐書名作《家範》。唐以男
為人臣，妻女男妾，他的制禮作樂，
化他而改造自己改造社會的毅力，
具有著強烈的生命脈搏。阮陽千
歲矣，都被人遺忘，或失之毫釐，
得失尚重視也。

一九七一年六月
郭沫若

第十卷说明

作者在考古学方面的著作，除本编前九卷所收的七部专著之外，尚有散见于书刊的文章。一九七三年科学出版社辑得三十余篇，经作者同意，编成《考古论集》书稿。在本卷编辑过程中，又将作者生前编入其它作品集的有关篇章补入书稿，并增收了郭沫若故居藏品中的有关题跋和近年发现的部分佚文。

本书共三十九篇，包括作者对中国考古学的论见、关于古文字和关于古文物三部分。第一部分按写作年月序列，第二、三部分依古文字材料和古文物的年代序列。在校勘、注释之外，补入了必要的图片。各篇之末，注明据以编入的书刊名称或其它出处。全书由梁天俊抄写。

61/01

第十卷 目录

我与考古学	· · · · ·	· · · · ·
序 美术考古一世纪	· · · · ·	· · · · ·
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题辞	· · · · ·	· · · · ·
在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 · · · ·	· · · · ·
交流经验 提高考古工作的水平	· · · · ·	· · · · ·
——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 · ·	· · · · ·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 · · · ·	· · · · ·
商周古文字类纂跋	· · · · ·	· · · · ·
序 甲骨文辨证	· · · · ·	· · · · ·
序 殷契遗珠	· · · · ·	· · · · ·
序 龟卜	· · · · ·	· · · · ·
题彝器图象拓本	· · · · ·	· · · · ·
	129	127
	125	119
	117	59
	45	
		31
		29
		17
		5

新出侯马盟书试探	侯马盟书释文	加陵
题新莽权衡	武威王杖十简商兑	行气铭释文
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	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	题新莽权衡
叠鞭字韻题汉墓墓砖	题延光砖五首	武威王杖十简商兑
龟兹刻石	叠鞭字韻题汉墓墓砖	乌还哺母石刻的补充考释
题永寿塚刻石	龟兹刻石	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
熹平石经鲁诗残石	题永寿塚刻石	题延光砖五首
题蜀汉赵君墓碣	熹平石经鲁诗残石	叠鞭字韻题汉墓墓砖
题天发神谶碑	题蜀汉赵君墓碣	龟兹刻石
题晋咸宁四年吕氏碑	熹平石经鲁诗残石	题永寿塚刻石

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

—及补充说明

序西安碑林	263
日本银币和同开宝的定年	269
题日本僧人邵元禅师撰河南登封少林寺碑刻二种	277
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 ——及补充说明	281
题长沙楚墓帛画	307
女娲	309
洛阳汉墓壁画试探	317
题王晖石棺画像	339
谈金人张瑀的文姬归汉图	347
跋胡笳十八拍画卷	377
扶桑木与广寒宫	383
桃都	395

我與考古學

卻說這考古學在西洋是稱為 *Archäology* 的。名目雖然叫「古」，其實是很年青的一種學問。在歐洲只有百年光景的高壽，在中國似乎還僅僅是十歲左右的小孩。這種學問是要以純粹的客觀的態度，由地面或地底取出古人所遺下的物證來，實事求是地系統的地，考察出人類的文化從古以來所歷進着的過程。這種學問是正確的史觀之母體或其褓母，而對於向來的僅據不盡可靠的文獻站在種種利害的立場上所捏造出的舊式史觀是處在對蹠的地位。因而這種學問也每每受着某種國家的仇

視，有的國家，在考古學上的業績儘管相當地豐富，對於既成的史統是誰也不敢破損分毫的。

我們中國在從前和考古學相類似的學問上的工作也未嘗沒有一點，如北宋以來的金石學，一些學者也曾經作過地面的蒐索與古墓的探檢，其所探檢的結果也曾刊佈為種種的圖錄。承繼着這一部門的學識的人，近來也有好些人改換了招牌，使用着「考古學」這個時髦名稱的。當然，金石也自當為考古學的對象，而像舊式的金石學只是歐洲方面所說的記銘學（Epigraphy），那和「學」都還有點距離，要稱為「考古學」似乎是有點冒牌的。所謂「學」，應該具有嚴密的實證的方法而構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中國舊時的金石學，只是一些材料的雜揉，而且只是偏重

文字，於文字中又偏重書法的。材料的來歷既馬虎，內容的整理又隨便，結果是逃不出一個骨董趣味的圈子。往年我曾稱那種學問為「紙上的雜貨店」，因而開罪了好些大學校的先生。然而，我自己實在是有點頑固，直到現在，還是感覺着那座店子所出售的商品，依然是「紙上的雜貨」。

但我這樣說，也並不是要誇負着。要我纔是貨真價實的考古學家。其實我自己對於考古學依然還在門外。我只半途出家地讀過些關於考古學的書，譯過一本米海里斯的美術考古學發現史，如此而已。我自己既沒有發掘的經驗，也沒有和發掘物多多接近的機會，而我所接近的反而多是一些「紙上的雜貨」。

參看本書序
考古一世纪

記起來是一九二八年的事了。我第二次跑來日本，手裡是一

本書籍也沒有的。開首耽讀了一些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書。在七

八月之交，忽爾想到幼小時讀得爛熟的周易裡面，很有豐富的

辯證式的意味，便在東京的一家舊書店裡，花了六個銅板買了

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鑄」的易經，是薄薄的兩冊，除了附有

日本式的訓點及卷頭偶爾標注出的反切和字義之外，完全是一

白文。但那書有點好處，是把經與傳分開了的，讀起來比一般經

傳合刊的本子來得便利。我就根據這個本子，費了八天工夫，草

出了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的那篇文章。有趣的是文章

剛草成，便被東京的敬言先生請我去和我客氣了一下。那時倒

作過一番也還幽默的想念，便是「文王拘而演周易」，反過來卻

參看本全集歷史編
第一卷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
「東京的敬言先生」指日本警方。

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

被敬言先生款待了三天，回寓之後又繼續着作詩經和書經的研究，但也同樣的可憐而且膽大，所憑借的本子也只是花了几毛錢在東京買的朱注本和蔡傳本，一口氣又寫成了那篇題也長文也長的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在精神生產上的反映。然而在文一做好之後，自己便有點躊躇起來了。詩書易這三部書儘管是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書，但那是在世上傳了幾千年的，有無數的先人之見滲雜在那兒，簡編既難免偶有奪亂，文字也經過好些次的翻寫，尤其有問題的是三部書的年代都沒有一個標準。因此我從那三部書裡面所建築出的古代觀，便不免有點僅是蜃氣樓的危險。因此我也就切實地感覺着有

研究考古學以及和考古學類似的那類學識的必要。我的對於甲骨文字和殷周金文的研究，便從這兒開始了起來。

甲骨文字的存在，本來在二十年前，早已是為我所知道了的。那時候羅振玉和王國維正僑居在日本的京都，我是在岡山的高等學校肄業。但我那時候所學的是物質科學，雖然在學校的圖書館目錄上看見過有殷墟書契的名目，但不曾取出來閱覽過。十年之後，到切實地感覺着有研究它的必要時，到東京的書店裡去探問了一下，纔大大地駭了一跳，覺得要做一個那樣的學者，在自己是未免有點僭妄的。殷墟書契的前編，只有四本書，純是一些甲骨文字的拓片所影印成的，而要四百塊大洋，並且還買不到手。這所說的是初版，四年前曾再版，價一百元，但現在也不容易買到了。又有殷墟書契考

釋，兩本書，也要管十來塊錢。這第二種，算忍了一下痛苦，託上海的朋友替我買了一部來。讀了後，自然是得到了一些見所未見的快活，然而只是間接，終竟是不能滿意的。因此便起了一個不讀原書誓不休的決心，那時曾寫信回國四處告貸，然而終借不到手。幸好在東京的上野圖書館發現了有一部殷墟書契的儲藏，後來又由友人的介紹到東京的東洋文庫去閱覽。在那兒凡是關於甲骨文字及殷、周金文的書籍，幾乎是應有盡有的。於是在九、十兩月，除掉禮拜而外，幾乎天天都跑東京——我住的地方是在東京鄰縣的一座小村落裡。就那樣，僅僅費了四五十天的工夫，把所有關於古器物古文字之類的著作便完全讀破了。在未讀之前覺得有點可怕，被一些大人先生們說得